

明

紀

冊
三

明紀卷第五十七

卹贈知府銜給雲騎尉世職內閣候補中書孫男克家補簪

莊烈紀六

起崇禎十六年癸未訖崇禎十七年甲申三月凡二年

十六年春正月丁酉有以城下賊者城陷一鶴自經留守沈壽崇鍾祥知縣蕭漢俱死之副使張鳳翥創重卒先是良玉軍擾襄樊一鶴疏糾之良玉走承天乞饟於一鶴不許良玉銜之一鶴謀留良玉兵良玉走武昌故及於難賊將發獻陵有聲震山谷懼而止分兵旁掠諸州縣潛江京山雲夢黃陂孝感皆陷攻鄭陽十日不克乃退黃陂知縣夏統春力戰被執指賊魁大罵賊支解之雲夢知縣譔吉臣應城訓導張國勳沔陽同知馬麟皆不屈死麟芳之孫也鄉民多結寨自保賊將白旺連破數十寨應山舉人劉申錫雲夢諸生袁啓觀安陸諸生廖應元竟陵彭大翮以戰守被執死江陵舉人陳萬策李開先爲降賊御史石首喻上猷所薦以被徵自盡孝感鄉官知縣程道

壽以殺賊所置掌旅見殺賊先驅偪漢陽良玉始去居人登蛇山以望叫呼更生曰左兵過矣自成自號奉天倡義大元帥號羅汝才代天撫民威德大將軍分其衆曰標營領兵百隊曰先後左右營各領兵三十餘隊標營白幟黑纛自成獨白纛大纛銀浮屠左營幟白右緋前黑後黃纛隨其色五營以序直晝夜次第休息巡徼嚴密逃者謂之落草磔之收男子十五以上四十以下者爲兵精兵一人主芻掌械執爨者十人自成軍令不得藏白金過城邑不得處室妻子外不得攜他婦人寢興悉用單布幕絛甲厚百層矢礮不能入一兵倅馬三四匹冬則以茵褥藉其蹠剖人腹爲槽以飼馬馬見人輒鋸牙思噬若虎豹軍止卽出校騎射曰站隊夜四鼓蓐食以聽令所過崇岡峻坂騰馬直上水惟憚黃河若淮泗涇渭則萬衆蹻足馬背或抱鬣緣尾呼風而渡馬蹠所壅閼水爲不流臨陳列馬三萬名三堵牆前者反顧後者殺之戰久不勝馬兵陽敗誘官兵步卒長槍三萬擊

刺如飛馬兵回擊無不大勝攻城迎降者不殺守一日殺十之三二
日殺十之七三日屠之凡殺人東屍爲燎謂之打亮城將陷步兵萬
人環堞下馬兵巡徼無一人得免張獻忠雖至殘忍不逮也諸營校
所獲馬騾者上賞弓矢鉛銃者次之幣帛又次之珠玉爲下自成不
好酒色脫粟粗糲與其下共甘苦汝才妻妾數十被服紈綺帳下女
樂數部厚自奉養自成嘗嗤鄙之汝才衆數十萬用山西舉人吉珪
爲謀主自成善攻汝才善戰兩人相須若左右手 張獻忠陷廣濟
庚申陷蘄州鄉官僉事李新指揮岳璧不屈死獻忠掠荆王宮伎樂
去羅田守將郭金城戰死 巡撫河南都御史王漢入永城聲言招
撫爲賊所殺參將陳邦治游擊連光耀父子皆戰死漢爲人負氣愛
士人有一長嗟歎之不容口僚屬紳士陳民疾苦或言己過則瞿然
下拜用兵與士卒同甘苦人樂爲之死 刑部尙書徐石麒據原詞
擬姜采謫戍熊開元贖徒不復鞫訊帝責以徇情飭法令對狀石麒

援故事對帝大怒奪石麒及郎中劉沂春等三人官逮采開元至午
門並杖一百采已死采弟行人垓口溺灌之乃復蘇仍繫刑部獄吏
部尚書鄭三俊帥同官合疏乞留石麒不聽後戍采宣州衛開元杭
州 二月乙丑朔日有食之

大清兵攻下海州贛榆沭陽豐縣沭陽知縣劉士璟豐縣知縣劉光
先並死之己巳范志完趙光抃會師於平原言官論志完光抃者益
衆帝猶責志完後效先是萊陽被圍知縣陳顯際與里居主事宋應
亨謀城守應亨及族子故侍郎玫邑人趙士驥出貲治守具城上火
礮矢石並發圍乃解及是

大清兵復至城破顯際應亨玫士驥並死之 李自成之下宛葉克
梁宋也兵強士附有專制心顧獨忌羅汝才乃召汝才所善賀一龍
宴縛之三月庚子晨以二十騎斬汝才於帳中悉兼其衆自成在中
州所略城輒焚毀之及據荆襄改襄陽曰襄京修襄王宮殿居之牛

金星教以創官爵名號大行署置自成無子兄子過及妻弟高一功迭居左右親信用事田見秀劉宗敏爲權將軍李巖賀錦劉希堯等爲制將軍希堯號爭世王者也封崇王由櫜邵陵王在城保寧王紹玘肅寧王術授皆爲伯以降賊參政張國紳爲上相金星爲左輔來儀爲右弼其餘受僞職者甚衆使一功馮雄守襄陽任繼光守荊州蘭養成牛萬才守夷陵王文曜守澧州白旺守安陸蕭雲林守荊門謝應龍守漢川周鳳梧守禹州於是河南湖廣江北諸賊莫不聽命自成令由櫜諭降州縣之未下者不從并其弟河陽王由材世子慈輝等殺之壬寅召對廷臣帝隕涕謂大學士吳甡曰卿向歷巖疆可往督湖廣師甡具疏請得精兵三萬自南京趨武昌扼賊南下帝方念湖北覽疏不悅留中甡請面對帝御文昭閣諭以所需兵多猝難集南京隔遠不必退守甡奏左良玉跋扈甚楊嗣昌九檄徵兵一旅不發臣不如嗣昌而良玉踞江漢甚於曩時臣節制不行徒損威

重南京從襄陽順流下窺伺甚易宜兼顧非退守陳演言督師出則督撫兵皆其兵牲言臣請兵正爲督撫無兵耳使臣束手待賊事機一失有不忍言者帝乃令兵部速議發兵尙書張國維請以唐通馬科及京營兵共一萬畀牲又言此兵方北征俟敵退始可調帝命姑俟之牲屢請帝曰徐之敵退兵自集卿獨往何益 張獻忠陷蘄水訓導童天申死之丁未陷武岡岷王企鰲遇害黃州城南門哭五日夜衆知禍必至傾城走婦女多不及行丁巳獻忠破黃岡知縣孫自一縣丞吳文燮里居副使樊維城指揮郭以重諸生易道遲並死之維城玉衡子也賊驅婦女剷城稍緩輒斷其腕血淋漓土石間三日而城平復殺之以填塹焉初蘄州破副使許文岐被執獻忠聞其名不殺繫之後營時舉人奚鼎鉉等數十人同繫文岐密謂曰觀賊老營多烏合凡此數萬卒皆被掠良民若告以大義同心協力賊可殲也於是陰相結期四月起事以柳圈爲信謀洩獻忠索之果得柳圈

縛文岐斬之將死語人曰吾所以不死者志滅賊耳今事不成天也
含笑而死 左良玉潰兵數十萬艨艟蔽江而下時降將叛卒率假
良玉軍號恣剽掠蘄州守將王允成爲亂首破建德劫池陽去蕪湖
四十里泊舟三山荻港漕艘鹽船盡奪以載兵聲言諸將寄帑南京
請以親信三千人與俱留都諸文武官及操江都御史至陳師江上
爲守禦士民一夕數徙商旅不行會南京都御史李邦華被召抵九
江歎曰中原安靜土東南一角耳身爲大臣忍坐視決裂袖手局外
而去乎乃停舟草檄告良玉責以大義良玉氣沮答書語頗恭邦華
用便宜令安慶巡撫發九江庫銀十五萬補六月糧而身入其軍開
誠慰勞良玉及其下皆感激誓殺賊報國一軍乃定邦華入見帝論
良玉潰兵之罪請歸罪於允成帝令良玉誅之良玉卒留允成軍中
不誅也

大清兵自山東還至近畿范志完趙光抃終不敢戰帝憂甚吳甡方

奉命辦流寇周延儒不得已夏四月丁卯自請督師帝大喜降手敕
獎以召虎裴度賜章服白金文綺上駟給金帛賞軍延儒既出駐通
州不敢戰惟與幕下客飲酒娛樂而日騰章奏捷帝輒賜璽書褒勵
大清兵北旋張國維檄光抃集唐通白廣恩等八鎮兵邀於螺山辛
巳大戰通等皆敗走總兵官張登科和應薦陳沒帝解國維職尋下
之獄 設九江總督以袁繼咸爲之從檢討汪偉之請也 河南凡

八郡三在河北自六年蹂躪後賊未再犯其南五郡十一州七十三
縣靡不殘破有再破三破者城郭邱墟人民百不存一朝廷亦不復
設官間有設者不敢至其地遙寄治他所其遺黎僅存者率結山寨
自保多者數千人小者數百最大者洛陽則李際遇汝寧則沈萬登
南陽則蕭應訓劉洪起兄弟各擁衆數萬而諸小寨悉歸之或附賊
或受朝命陰陽觀望其後諸人自相吞併中原禍亂於是爲極帝特
下詔蠲五郡賦三年諭諸人赦其罪斬僞官者授職捕賊徒者資金

復城獻俘者不次擢用然事已不可爲矣 總督廬鳳侍郎馬士英及陳永福盧九德討劉超永城連戰屢挫賊築長圍困之超故與士英相識緣舊好乞降士英陽許之超出見不肯去佩刀士英笑曰若旣歸朝安用此手解其刀已潛去其親信遂縛之獻俘於朝磔死張獻忠犯漢陽參將崔文榮自武昌渡江襲斬六百級五月癸巳朔漢陽陷 周延儒偵

大清兵去乃言敵退請下兵部議將吏功罪壬寅延儒還朝繳敕諭帝令藏貯以識勲勞論功加太師廕子中書舍人賜銀幣蟒服延儒辭太師許之 丙午修撰魏藻德爲少詹事兼東閣大學士預機務修撰超拜大學士前此未有也陳演見帝遇之厚曲相比附藻德居位一無建白但議令百官捐助而已 趙光抃請帝召白廣恩爲武經略廣恩以帝頻戮大將己又多過懼不敢至假索饒名頓真定吳姓密請帝嚴旨逮治而已力救帥之勦寇廣恩感甚無何帝遣中官

齎二萬金犒其軍且諭以溫旨廣恩遂驕不爲牲用大掠臨洛關徑歸陝西部所撥唐通兵陳演又請留云關門不可無備牲不得已遂辭朝先一日出勞從騎帝猶命中官賜銀牌給賞越宿忽下詔責其逗遛命輟行入直牲惶恐兩疏引罪戊申許致仕周延儒之督師也朝受命夕啓行蔣德璟謂兵部侍郎倪元璐曰上欲吳公速行緩言相慰者試之耳觀首輔疾趨可見牲卒遲回不肯行旣去官演及駱養性交構之帝益怒初周延儒言老成名德不可輕棄於是鄭三

俊劉宗周范景文倪元璐皆起自廢籍李邦華張國維徐石麒金光辰等布滿九列贈已故文震孟姚希孟等官中外翕然稱賢帝尊禮延儒特重嘗於歲首日東向揖之曰朕以天下聽先生因徧及諸閣臣然延儒實庸懦無材略且性貪當邊境喪師流賊勢張天下大亂延儒一無所謀畫用侯恂范志完督師皆僨事延儒無憂色而門下客董廷獻等因緣爲奸利又信用文選郎中吳昌時及給事中曾應

遴曹良直廖國遴楊枝起輩熊開元姜采廷杖下詔獄宗周光辰石
麒等罷延儒皆弗救朝議皆以咎延儒初延儒奏罷廠衛緝事都人
大悅朝士不肖者因通賂遺而廠衛以失權胥怨延儒又傲陳演演
銜次骨延儒薦駱養性掌錦衣衛養性狡狠背延儒與中官結刺延
儒陰事至是養性及中官盡發所刺延儒軍中事帝乃大怒諭府部
諸臣責延儒蒙蔽推諉事多不忍言令從公察議演等公揭救之延
儒席藁待罪自請戍邊丁巳帝許馳驛歸賜路費百金及廷臣議上
帝復諭延儒功多罪少令免議 鄭三俊端嚴清亮正色立朝其長
吏部先後奏罷不職司官數人銓曹悉廩廩大僚缺官三俊數引用
賢士之廢斥者舉天下賢能監司張有譽侯峒曾馮師孔方岳貢等
五人天下廉能知縣夏允彝等七人人皆以爲當先是文選郎中缺
吳昌時方官禮部欲得之周延儒力薦於帝且以屬三俊他輔臣及
言官亦多稱其賢三俊遂請用昌時以他部調選郎前此未有也會

昌時以年例出給事御史十人於外言路大譁劾昌時紊制弄權連章力攻并詆三俊三俊乞休詔許乘傳歸 孫傳庭兼督河南四川

軍務 高斗樞召游擊劉調元入城旬日間殺賊三千餘李自成自將來攻卒不克而去時湖南北十四郡皆陷獨鄖陽猶在自王永祚被逮連命李乾德郭景昌代之路絕不能至中朝謂鄖已陷不復設撫治及是斗樞上疏請兵始知鄖存衆議卽任斗樞而陳演與之有隙乃超擢徐啓元僉都御史任之 漢陽旣陷武昌震懼湖廣新任巡撫王聚奎未至武昌素不宿重兵城空虛或擬撤江上兵以守崔文榮曰守城不如守江團風煤炭鴨蛋諸洲淺不及馬腹縱之飛渡而坐守孤城非算也當事不從賊果從團風渡江陷武昌縣縣無人賊出營樊口文榮軍洪山寺扼之已斂兵入城以他將代守賊全軍由鴨蛋洲畢渡抵洪山守將亦退入城文榮以武勝門當賊衝偕致仕大學士賀逢聖協守賊攻之不能下參政王揚基時已擢僉都御

史巡撫承天德安二郡未聞命尙駐武昌見勢急與推官傅上瑞詭言有事漢陽開門遁去人情益洶洶先是楚王華奎募兵自衛以張其在爲帥應募者率斬黃潰卒及賊間諜賊旣至其在爲內應壬戌開門納賊文榮方鬪還闔城門不及躍馬大呼殺三人賊攢槊刺之洞胸死逢聖被執叱曰吾朝廷大臣若曹敢無禮賊麾之去遂投河死攝江夏縣長史徐學顏格鬪不屈爲賊支解逢聖學顏家死者俱二十餘人通判李毓英武昌知縣鄒逢吉皆死經歷汪文熙巡檢戴良瑄俱不屈腰斬都司朱士鼎賊欲大用之大罵不屈賊斷其兩手黃陂縣丞薛聞禮禦賊見殺諸生馮雲路熊甯明睿尹如翁亦死焉

六月癸亥朔詔免直省殘破州縣三饟及一切常賦二年進孫傳庭兵部尙書改稱督師加督山西湖廣貴州及江南北軍務賜尙方劍進高傑副總兵與白廣恩爲軍鋒廣恩驚驚素不奉約束而傑尤凶暴帝以傑爲李自成所切齒故命並隸傳庭辦賊帝之令雷

續祚再奏范志完也續祚以志完周延儒門生意有所忌久不奏及延儒下廷議續祚乃言志完與工部尙書范景文諭德方拱乾給事中朱徽沈允培袁彭年等爲黨兩載僉事驟涉督師延儒罔利曲庇稱功頌德徧於班聯至中樞主計他乾沒無論請饒有饋天下共知疏入命議張國維及故戶部尙書李待問傅淑訓戶兵二科給事中荆永祚沈迅張嘉言罪而召續祚陞見續祚至京入對詆志完而稱趙光抃己卯逮志完并逮光抃駙馬都尉鞏永固疏救光抃不聽丙戌雷震奉先殿獸吻敕修省 張獻忠執楚王華奎寵而沉諸江盡殺楚宗室錄男子二十以下十五以上爲兵餘皆殺之由鸚鵡洲至道士洑浮觜蔽江踰月人脂厚累寸魚鼈不可食獻忠遂僭號改武昌曰天授府江夏曰上江縣據楚王第鑄西王之寶僞設尙書都督巡撫等官開科取士以興國州柯陳二姓土官悍勇招降之發楚邸金振饑民斬黃等二十一州縣悉附嘉魚知縣王良鑑蒲圻知縣

曾栳俱死事左良玉留安慶坐視不救總督江西湖廣應天安慶侍郎袁繼咸遇良玉於蕪湖激以忠義良玉乃徐溯九江而上時長沙大震承天巡撫王揚基帥所部千人自岳州奔長沙推官蔡道憲請還駐岳州曰岳與長沙唇齒也并力守岳則長沙可保而衡永無虞揚基曰岳非我屬也道憲曰棄北守南猶不失爲楚地若南北俱棄所屬地安在揚基語塞乃赴岳州湖廣巡撫王聚奎遠駐袁州憚賊不敢進道憲亦請移岳聚奎不得已至岳數日卽徙長沙道憲曰賊去岳遠可繕城以守彼犯岳猶憚長沙援若棄岳長沙安能獨全聚奎不從 秋七月由崧襲封福王 丁酉帝親鞫范志完於中左門召雷縝祚方拱乾廷質問志完逗遛淫掠狀志完辨拱乾亦爲辨問御史吳履中對如縝祚言問縝祚稱功頌德者誰對曰延儒招權納賄如起廢清獄蠲租皆自居爲功考選臺諫盡收門下凡求總兵巡撫者必先賄幕客董廷獻帝怒下志完獄而逮廷獻 周延儒旣去

給事中郝綱疏請除奸以指延儒帝不聽已而御史蔣拱宸劾吳昌
時贓私巨萬亦牽連延儒而中言昌時通中官李端王裕民漏洩機
密重賄入手輒預揣溫旨告人曹良直亦劾延儒十大罪帝怒甚乙
卯親鞫昌時於中左門折其脛無所承怒不解拱宸面訐其通內帝
察之有跡乃下昌時獄論死魏藻德薛國觀門人也恨昌時甚因與
陳演共排延儒駱養性復騰蜚語帝遂命盡削延儒職遣緹騎逮之
方帝鞫昌時作色曰兩輔臣負朕朕待延儒厚乃納賄行私罔知國
法命吳甡督師百方延緩爲委卸地延儒被糾甡何獨無旣而曰朕
雖言終必無糾者令錦衣衛宣甡入都候旨已敕法司議罪 己未
戒廷臣私謁閣臣 京師自二月至於是月大疫詔釋輕犯發帑療
治瘞五城暴骸 李自成據河南湖北十餘郡旣殺羅汝才賀一龍
又襲殺藺養成奪馬守應兵擊殺袁時中於杞縣遣使賀張獻忠於
武昌且脅之曰老猶猶已降曹操輩誅死行及汝矣獻忠大懼會左